

近读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：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……脑海不禁泛起江南烟雨缠绵的景象，一颗心早已飞向了临安市，及那烟波浩渺的西子湖畔。节后早春，择个周六，携妻女踏上去往杭城的高铁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古人赶路，披星戴月，舟车劳顿，百二十里，在古人心中，都是长途跋涉。但也正是“晨起动征铎”，才有了许多悲凉走心的经典诗句。想那旧时读书人，为了心中梦想，许是虚无的功名，纷纷如过江之鲫，跋涉千里奔赴科举考场，又是怎样的一种心境？其实车马慢行，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妙境？而今，高铁飞驰，三个小时即达目的地，又何尝不为错过沿途最美的风景而遗憾呢？

千百年来，任白云苍狗，青山变幻，多少文人雅士、贩夫走卒无不依恋着杭州。白居易说：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公元822年，大诗人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，江南美景从此刻进了白翁的内心。白公的《钱塘湖春行》，一句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令人勾起多少遐思？与白居易修建的白堤一样，西湖的苏堤同样家喻户晓，甚至名气更大，只因修筑此堤的人是苏东坡。

西湖需要苏东坡，苏东坡更需要西湖。历史的灵性从来不辜负人们

第一次看到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时，内心充满了怜惜。

一只又一只浅灰色的塑料花盆，被深灰色的托盘托着，又被铁丝挨个儿固定在灰色的金属桥杆上的时候，也就注定了它们从此要在这天桥的桥身两侧、在这十字路口的半空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站在天桥下往上望，这些灰色花盆与淡蓝色的桥身倒是十分协调。

当看到一株株身子娇小单薄、枝头还顶着花苞的月季花被移栽进那些花盆里，心中的疑云才一扫而光。再看那些月季花，许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缘故，皆一副怯生生的模样，我见犹怜。内心随之涌起的，是对这些月季花的怜惜之心。

从天桥上经过，看着枝头那些或白或黄或红或粉的花苞，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发给朋友，朋友见了，问，这些花能开吗？

谁知道呢？

无论如何，这些月季花在天桥上安寨扎营了，别具一格的空中花园设计使得新修的人行天桥更加美丽。来往的行人无论是站在桥上看风景，还是站在桥下看风景，它们无疑都是一道靓丽养眼的风景线。

我则一边担心着，一边希望这些天桥上的月季花早日开出美丽娇艳的花朵来。

最初一个星期，天桥上的月季花全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叶子有气无力地耷拉着，花朵也蔫蔫的，鲜有绽放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枝头的那些花朵一下子全都苏醒了似的，开始竞相绽放，新的嫩叶长出来了，新的花苞也孕育出来了，挤上枝头，在风中俏皮地摇啊摇。这期间，一场冷空气说来就来，小城气温骤降，还好，似乎并不

杭城纪略

程向军

的期望，大文豪苏东坡两次外任居然都在杭州。苏东坡的政治理想在朝廷屡受挫折，却在带领杭州居民疏浚西湖淤泥中再次找到人生价值。在他眼中，朝廷已是污泥淤积不堪下脚了。即使神宗死后旧党复起，苏东坡被重新召回朝中复以重用，他还是写下“三年翰墨之林，屡遭飞语，再岁江湖之上，粗免烦言”之句，自由放达的苏东坡早已放飞了内心，执意纵情山水与民同行。杭州有幸，给予东坡两次短暂却极其畅达的心灵寄宿。苏东坡撸起袖子，带领杭州百姓把西湖中的淤泥筑成长堤，贯通西湖南北两岸，成就了西湖一大美景。离杭后，苏东坡依然写下无数诗文忆杭州，表达不舍之情。如今，无论是长堤卧波的“苏堤春晓”“六桥烟柳”，还是“往来置邮筒”的雅兴，抑或是油而不腻的“东坡肉”，都伴随着西湖的晚风，成为杭州独特的文化地标，与坡公的诗词一齐走进人们的内心深处。

西湖之畔，孤山西麓，历经百年风霜的“天下第一名社”西泠印社静静伫立着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浙派篆刻家丁仁、王褔、吴隐、叶铭等召

集同仁发起创建该社，1913年，名满天下的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，一时精英云集，入社者均为精擅篆刻、书画、鉴藏、考古、文史等大家。除了遍布社内的明清古建、亭榭园林和大量的人文景观，印社标志性建筑——前山石坊醒目挺立，额枋上隶书“西泠印社”四字为张祖翼所书。

张祖翼字述先，号磊龛，又号磊龛、濠庐，安徽桐城人。因寓居无锡，又号梁溪坐观老人，近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、金石收藏家。张祖翼长期寓居海上，时与吴昌硕、高邕之、汪洵，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。他最早提出“海上画派”的名目，偶写兰竹，俱有韵致。能在西泠最重要的位置看到桐城书家手迹，自然兴奋有加。想百多年前，张公祖翼意气风发，泼墨挥毫，何等豪迈，桐城派深厚底蕴以书画一道在杭州城留下了不朽的印记。

来杭州西湖，自然要来断桥。最早记载“断桥残雪”的是唐朝的张祜，每当瑞雪初霁，断桥的石桥拱面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冰雪消融，露出了斑驳的桥栏，而桥的两端还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。依稀可辨的

桥身似隐似现，涵洞中的白雪熠熠生光，与桥面形成强烈的色调反差，远望似断非断，故称断桥。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写道：悠然漫步西湖边，碧波如镜柳如烟。旧日断桥在眼前，不见白蛇与许仙。立桥极目，倚栏远眺，惹得在此羁旅徜徉的游客皆生出了无尽的感慨与追思。可惜如今的断桥和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新建雷锋塔，皆已没了昔日的斑驳与历史沧桑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足现代人旅游所需的富丽堂皇与视觉震撼。

岳王庙在栖霞岭南麓，是南宋抗金名将鄂王岳飞的墓地。岳飞长卧西湖之畔，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历史上岌岌无名的小人物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得以让岳武穆在秀美的西湖边尽享人间香火与世人瞻仰，这个人就是狱卒隗顺。当年岳飞在风波亭遇害后，狱卒隗顺感念岳元帅的忠贞大义，冒生命危险偷偷背走他的遗体隐秘安葬，并挂玉环、种桔树标记。直到宋孝宗给岳飞平反后，隗顺后人才将岳飞遗骨重新迁葬栖霞岭，成就了一代忠勇传奇。蒙蒙细雨中，游人肃立在岳飞墓前，仰观“气壮山河”匾额，高声诵读《满江红》，缅怀这位伟大的抗金民族英雄！

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宋人杨万里的诗句让人又生出对杭州的无限遐思，西湖的夏日想必又是一番别样风情吧……

的台阶拾级而上，感觉脚下软软的，像踩在棉花上，却又比踩在棉花上多出几分弹跳支撑的力道，一时竟觉得极为舒适。天桥的桥面是砖红色的，喜庆而不张扬，泛着淡淡的光泽，不规则的裂纹图案整体看上去颇具艺术感。尤其值得称赞的是，桥面看上去虽然光滑，走在上面脚底却丝毫不会打滑，即使下雨天也是如此，给足了行人安全感。

行至天桥中央，凭栏而望，四周林立的高楼皆跃入眼帘，桥下车水马龙，桥上清风徐徐，一时间，心中油然而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豪迈，是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的绝妙感受。再看看桥身两侧正开得如火如荼的月季花，不由得暗暗赞叹它们顽强的生命力。

朋友说，月季花的花语之一是希望。我顿悟，难怪它盛开的时候，会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。多么希望这天桥上的月季花越长越旺盛，越开越美丽，多么希望这美丽的月季花，与这小城的第一座人行天桥，晨昏相依，四季欢喜，相伴日月光。

天桥上的月季花

王丽



鸟语·花语 摄影 李昊天

曾影响月季花的蓬勃生长。

我每天上下班经过人行天桥，眼见着那些月季花一天比一天枝繁叶茂，一天比一天花朵娇艳，心底充满了无尽的欢喜，心情也变得格外美丽。

一日，天气突变，风雨大作，整整一天，瓢泼大雨倒向地面，一阵紧跟着一阵，让人感到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。我不禁担心起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来，如此这般的狂风骤雨，它们顶得住吗？

风雨过后的第二天，赶紧走上天桥去看那些月季花。现场稍显凌乱，但那些月季花并不慌乱，花

苞还在，花朵也还在，它们都将绽放，或正在绽放。这月季花，果然是“蔷薇颜色，玫瑰态度，宝相精神”啊。

如今已是五月中旬，许多花早已凋谢，天桥上的那些月季花却仍然开得热热闹闹。风雨过后，它们似乎开得更欢实了，一朵又一朵的花苞争先恐后地从枝头冒出来，尽情地绽放容颜，吐露芬芳，让人感觉它们会这样一直开下去，一直开到地老天荒。难怪宋代诗人杨万里称赞月季花“只道花无百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”。

每每行走至天桥上，沿着灰色

